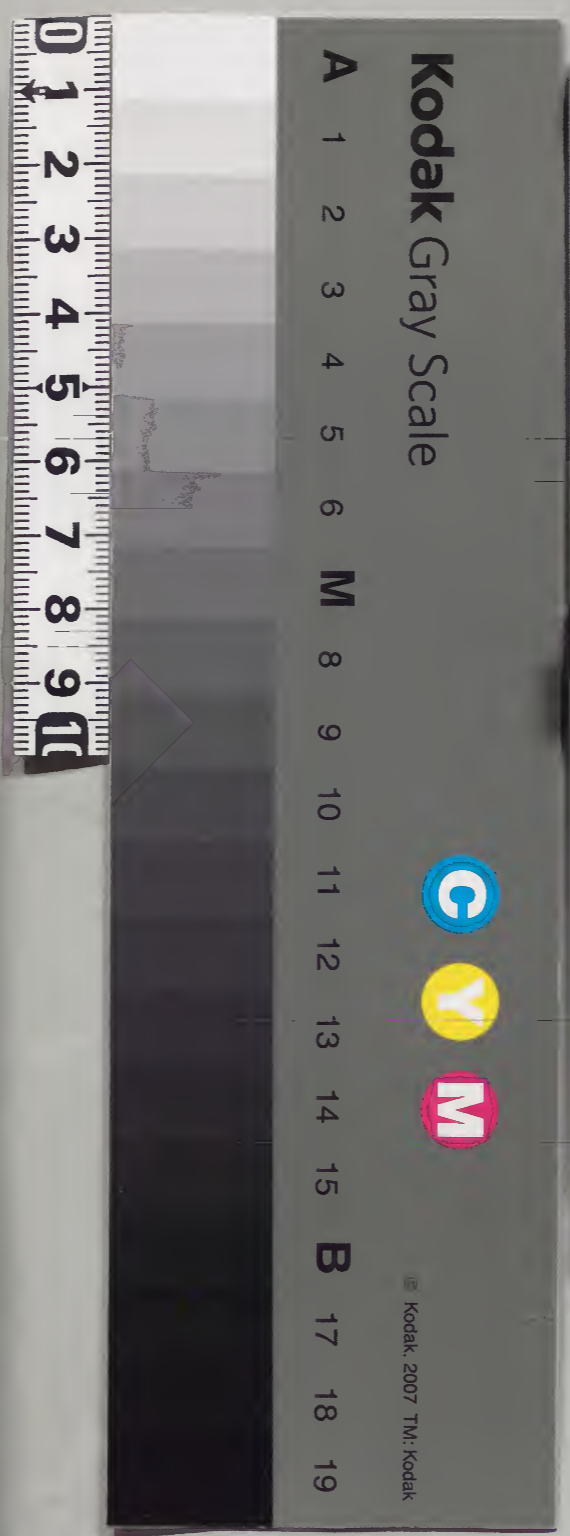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七	一	二
三	六	函	號
六	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六	三	函
四	七	一	二
六	九	冊	架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712	
冊數	69(62)		
函號	362	69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上海圖書館藏

叶

子... 紀善... 厚校正... 上海圖書館藏

氣為五味發者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
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
米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
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
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于大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

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
節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

王斗

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示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
迥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
一匡天下天子授藉立為太伯
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
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
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
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
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宮已充

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
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
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
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
家大治

田需

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
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
不得饜而君鵠鷺有餘食下宮
可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
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

宋玉

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
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
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
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
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
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
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對楚子

王孫滿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之備使民之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其姦回昏亂雖太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丁陝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侯

楚屈完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八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女實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老君履東至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王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六問諸水濱師入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
惠徼福於弊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
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犒齊師對

魯展喜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子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於敝邑
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不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
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敵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
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國佐

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壘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

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
毋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
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若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君
曰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主其晉室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
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敝愛唯繼舊是先
君之舊器土地不敢好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對楚子

晉智罃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
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口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
豈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
宥也兩釋罃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
從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心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罃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

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
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
為之禮而歸之

對晉徵朝

鄭子產

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
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晉是以有戲之
役之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
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
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
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

何敢差池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
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
石孟歸而討之渠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
政今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
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
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對晉人問獻捷

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先君莊君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戴厲公至於藏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謫我大
姻親介侍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運我大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懿者
不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

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對晉讓壞垣

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人完容所館高其閑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
水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
敵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

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
具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
庫無觀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
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膏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
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

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
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知之矣

對楚子

吳蹶由

諸侯及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
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
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
撝師請行以觀王怒之天徐而為之備尚克
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
心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馬怒虐執

鼓則兵知所備矣敵色雖羸若早脩完其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
釁軍鼓而敵色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
過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
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仲尼

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掣
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
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
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
子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

謹龜陰之田

對吳請尋盟

子貢

子囊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主帛以奉之言以結
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政會于衛初衛人殺其行人且姚而懼謀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
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
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接盟而
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
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誥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
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
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
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
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誥說乃舍衛侯

對吳使者

子服景伯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
亦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
逐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
有事於上帝先王季享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且謂魯不共
七人何損焉大宰誥言於王曰無損於魯

如歸之乃歸景伯

兵子

陳芊尹蓋

丁期伐兵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以尸入兵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若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

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對趙簡子

王孫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得事於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七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
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
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
蠻夷不能寶也

漢

火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辜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事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月六月亳社災兩觀
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嘗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
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
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
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
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
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臣乎比天意也幸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
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曼倩

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

涌為席兵木無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幃以道

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

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恠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

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滛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

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

下留意察之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

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

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

佳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

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
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
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此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日食地震對

谷子云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滯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妻失中與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
中夫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
國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
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
走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
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
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
濶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
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
正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

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
八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飾正二女以崇至德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
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名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
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
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未
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
龍亮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教
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
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

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
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
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
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
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
日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
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
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
益用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
自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
安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

史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
丁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
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
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
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
甚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
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
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災異對

李尋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屏不並進日尋位卑術賤

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又汙玉堂之署比得召
見立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月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咎
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
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
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又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聞差瘡
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何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
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聞
元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
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堙成君德
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
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
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
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
今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
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帝
歷兩宮作態低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
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
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
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
廷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

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
以急則出蚤以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
弗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
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加
號今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
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
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
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
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
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
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
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
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
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里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
不夫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
最大今汝頽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
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
主南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上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
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

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
入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
謀所陵聞往者淮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
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
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
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

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
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
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
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
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
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
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
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
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
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上日蝕對

杜欽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少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

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今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二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

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
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
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
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王如
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恠高宗深動大風暴過
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
福祿何嫌不報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太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
屢降星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

行謂眇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
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
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
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
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少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
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
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撻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
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
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
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謚辭言有誠道天

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讓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蟻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蟲蠹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蝨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崇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岷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卜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
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
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
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時有獻千
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
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

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蓋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
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藉兵厲馬因以攘服之西
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
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
民賦數百造幣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
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
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
孫勇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
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
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
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蠶爾蠻荆大邦爲
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
而患之又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
竊以徃者先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
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
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徃
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
關東爲憂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子贛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
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
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
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轉鉏
箠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二公有司或

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總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對魏文帝

趙咨

吳人大夫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射于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唐

對蜀父老問

盧杲之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豐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皓然厖眉華髮者休於斯謂

余曰子非衣冕之旅歟文章之徒歟師仁義以干時乎
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
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
厭短褐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顛顛顏色疲怠
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
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
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
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
聖賢馳騫莫救三家之徹死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
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鼎食或
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鉤以相

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襲珩
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丘先生羞
聞擁篲鴈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睢
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
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
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
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
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
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
竊來庭風立款塞金革已偃羽檄已乎雖有廉白之將
孫吾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
禪介立旣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
叔孫通之苑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

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
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
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修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
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
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迹
職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
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
其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
乎四時略無益於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已群
臣演成撰袂而陵稷尚撫掌而笑阿衡無爲而萬物皆
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
拓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裹足於
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同冕

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鼙以
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鷄以鍾鼓不如栖之以深林
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臭也若余
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農之化翫姬孔
之篇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歲時復陵霞沉月搦扎彈
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之煙
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
申子以封神之篇終眇慙乎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
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陋不
遊上國聞主人之休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
司南御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邱樊

對勤學犯夜判

蘇廷碩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

也如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
滿金非寶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暝出香街聽嚴城
之鐘鼓歸歟不逮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姦
摘伏冀靜於桴鼓慕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
抵彝條竟釋吏人之執旋辱宰君之惠繡衣驄馬石室
生風警夜巡晝金吾翊道雖將順其美不存訶察而各
恭爾職圖或愆違有觸踈羅允符嚴簡

對於途墜坑判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留範君子誰非用心荷
裁甯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寔之能匹負書擔笈
豈蘇秦之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撫中襟而始勵經
巨險而方歸師以來晚見嫌聊申櫛楚令以罰非其罪
乃起異端在師雖則傷嚴遣謝又乖通論且尊無謝卑
之禮卑有順上之心蒙雖不才此未為允

對著服六年判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藁擅籊金道光珍席夙漸升
堂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
請益還如北海之前函文摳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零
川童子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頂受顓門之業庶祈
榮於青紫希變彩於朱監日就月將罰水之恩何極陵
移谷徙頽山之痛已深舊宅淒清空聞絲竹遺壇寂寞
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奚贖方思重服用
表深衷一封松楸六遷檀栢曩時儒肆喜遇祥鱣今日
凶廬悲逢弔鶴論情雖會於寧戚據理未允於通途刺
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沈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
固其未得小女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糾厲

彈豪正諧於隼擊即宜錄奏伏聽宸衷

晉問

柳子厚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岬鬱怒若熊熊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攬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翫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澹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鼉鼉詭恠于汨汨騰倒軼越委泊涯涘呀呶欲納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鷁于巖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泮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撞播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道兩瞬目而下者榛榛云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鏃為鈎為鏃為銀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從從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

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
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
規為小鑠雲破霄跼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
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
華北讐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
之固以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
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
可為羨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
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
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旒旒溶溶紘紘鞞鞞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駉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
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

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
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
下觀其四散恂恂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
全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眾
木寂寞遠游不夕而復攬地跳躑堅骨蘭筋交頸互齧
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
乳府齒蟻雜螽集啾啾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
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
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

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礪壑
之紆縈凌嶺岼之杪顛漱泉源之滄澹根絞恠石不土
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
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礧礧稜稜若兵車
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湔湔洶洶薨薨若騫若
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梢殺摧崒
塊北霞披雷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鴛鴦
號鳴飛翔羆豺虎兕奔觸龍夔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
然後斷度收羅梢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
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
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
水摺拉頽踏摔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

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峯穿雲蔽日渙然自繞復就行
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
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
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
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旣成諸侯版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雍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
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罾麗
罽織絰其間巨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
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龜逐毒螭
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弦
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如
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擣竒文出恠鱗騰飛

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
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癢切莫保龍藉具糝五
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鱮鮪鯉鯁鱧
魴鱣之殞屑蔑裂者大固不足悉數漏脫絃日養之水
府而三河之入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
則掩鼻蹙頰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
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
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倚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
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
輪困若稼若圃敬兮勻勻渙兮鱗鱗灑灑紛屬不知其
垠俄然決源醞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起布脉寫
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庠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

會抵值堤防澗瀛霈滅偃然成淵泮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
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煙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
里晶晶纂纂奮憤離析鍛圭越壁眩轉的礫乍似隕星
及地明激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繫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巨步盈車
方尺數斗於是裒歛合集舉而堆之浩浩乎懸圃之巍
巍曠乎滌乎在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去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
代東逾周宋家獲作賦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
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
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
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使之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歡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獲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

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兵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
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溢讓則遵分而進善其
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
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我今主上方致
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真於上
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已矣敬再拜受賜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
子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子聞
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
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

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
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
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胎若睨壁淺深險易
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迹故其名曰濁涇雍之
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墨水夫惡弱
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
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
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
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
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
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
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
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

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并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腸而不知怵惕何幾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禹問

韓退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愚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帝王所尚問

李習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

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塞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由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

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啗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

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魯望

寒泉子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豈難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坼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

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鎛鉞董澤之蒲十
九爲幹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爲
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
感酸屑位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
帖安卧秦亦馘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
亦勇而奮矣設有辯曰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
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
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
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
事何面目以見宗廟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爲
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對水損免輸判

楊式宣

天作淫雨害於嘉穀東夏之人實罹其弊發倉賑餼已

軫聖皇之心舉恩累折猶有下人之請雖承恩屏水皆
在當年而經國寧人事資可久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人
或不康君何取足且禮莫盛於封禪歡莫大於觀禮人
霑厚慶自給非常之恩歲及大侵何阻後時之澤請從
周賚以副堯心

對旱曠判

趙瓘

設官分職體國經野風雨不時山川是崇眷彼新鄭地
惟故韓歷伐升平俗懷遺愛百里之任無製錦之能四
時之怨乏如絲之雨青青媚草卷書帶於槐壇灼灼鮮
花發綬文於李徑密雲不雨待矯首於龍星離畢無徵
空舒誠於兔月其才不淑縣令寧假於鈞金明德惟馨
屠祝勞神於斬木州佐道優展驥法峻蒼鷹責其不藝
之辜處以免官之坐愚謂直筆理合緘詞

對求鄰壁光判

王適

邴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掩蓬門之三迳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志因人之利尚或不為竊鄰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疲原憲弊衣杖藜而非病顏回陋巷飲水而多歡既知讀書應聞對馬與其穿壁何如聚螢若觀過知仁推情蔽獄束緼之婦尚未過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違禮入律理或難容居法徇思斯焉有在

對旱今況巫判

鄴縣時炎漳濱地旱三農務切百里情殷方有事於山川故無遺於祠祀思月離之澤南畝徒勤詠雲漢之詩西郊不潤雖土龍矯首不見朝躋而石鸞歛翼無聞夜雨劉咸頗學師古未達隨時巫人既不假神何伯又非

求婦天則不雨女也何辜遂使睇彼江妃莫反凌波之步偶夫精衛長齊銜石之悲斯則抑人憑河事乃非今違法致罪理在可疑

對負劍辟咩判

敬括

父子異倫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遺其責負劍者甲莫履乎禮爰辟咩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哆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及於長者佯之內舉斯闕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當仍訴何為

對樂請置判懸判

萬希莊

革物訓時觀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採之以雅章苟操縵之見滯誠布政之為辟如上下乖序雅節亂常匪所以易俗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貴移風諸侯軒懸自有感緣之節州將鹵簿豈係賓社之容

欲以大夫之戀俾人觀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對琴有殺聲判

梁涉

綠琴高張觸物易操朱絃促調緣心應聲既我我以在山亦湯湯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屬無為亦歡娛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蟬之思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邂逅商音有鄰便覺鏡懸於樹疑桂魄之澄空水止於盤若冰壺之杜鑑隱微必察善惡斯彰纒聞蔡氏之絃遽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極於章程事則可憑訟宜無咎

對樂師教舞判

夏序殷膠建國尊務養老齒胃先王太猷所以長幼分規道業差序咸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軍中和祇儀於性府既大成以方就爰小舞

而首陳必在準繩無或差忒言國子辯慧斯聞系彼

勳華金張錫慶遵其禮樂游夏申歡學畢幼儀言辭外傳年昇舞勺及踐上庠春誦夏弦深其順節尊師重道寧願踰閑佩觿之辰成童未及摳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聞一知二亦何守於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徇之年限制于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扑作教刑撫事難從極楚

對陳設印綬判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往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績于斧棘十五志學儻其發蒙黃憲而初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羨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弦遠邁求乎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憑所

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是庭列輜駕堂循禮容將以
勸凡今之人豈徒矜稽古之力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
本桓春卿之雅意誰復聞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對事貌相似判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惑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於有若歲
丁辰已甲遂云亡月亦居諸乙方傳學實喪予於東魯
復疑汝於西河已寂琴歌詎聞金石思其笑語寧忘罰
水之恩慕彼威儀爰動頽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還昇
弟子之堂惟爾嗣音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然有
事古風未驚今聽

對直講無他伎判

王靈漸

下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氏之六藝當孔門之四
科淑行惟深鱸魚已落清言如屑塵尾先搖既珎席之

有光亦經筵之攸屬籬金奪價琢玉成功皆取判於一
經蓋不資於他伎誣其善誘生此薄言由也兼人常聞
於片折參則不敏必造於兩詞請更推尋然議斷割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今日濟也侯
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
如漲無風或毀舡殺人得清淇洄漳之水不加深別為
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
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
王班祀之意也今日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
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
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
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聞

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
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著也執事豈以大
為賢乎侯默然

宋

假陸賈對

胡仁仲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
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
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
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蹙漢
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臯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
下失大公於彭城亡眾於滎陽跳身於王門中伏弩於
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

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
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聽讒行姑
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
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
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
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
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
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
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
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
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
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
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

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歟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忻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欲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十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鬪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

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通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嬙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齋相國不繫獄黥布陳稀盧韓王信不肯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

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扇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中正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究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歛為滌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對契丹主

富彥國

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

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待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捉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

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
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
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
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
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
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
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
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
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緡
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

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至是弼還奏

應責對

柳仲塗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
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乎眾哉眾人所鄙賤
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
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
出之也豈以汲汲乎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
於仁義公行千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
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
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
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
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眾從之矣不得其位
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

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
至公者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草野位不
及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
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
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
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
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
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
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
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
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
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
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
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
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
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
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
吾之過也即子爲我罪人乎

對客門

尹源

客謂子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爲大曰無過爲大客曰過
之爲言失中之謂也爲臣有是則悖於事而害於治君
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爲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
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爲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
爲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
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爲宰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
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

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由吾知奉法爾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招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無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

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對

劉原父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眾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流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眾人以獨鶩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崐崙道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擊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今下之曰

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
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
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
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
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
逝也今先生乃情乎如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
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眾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
夫道期於用不必全潔切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
負鼎伍負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
曲崇如丘山炳如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
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并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
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
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

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
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
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
食目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
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容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
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
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
之兵成湯造劫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
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滲於時雨厲威粲於
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
閑小至倖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差滅赫赫之
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
謂有損於盛德豈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豕假

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亦
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師之臣闕於詩禮介冑之
卒奮於驅鬼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
衆固已集矣於是乎虎眄鷹眦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
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
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乾夕惕勞於
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藏
於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
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
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
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
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
者無所拂捩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鑑洞乎

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群兇之尚恣哉且
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今朝朔
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
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
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
橫溢寰宇之內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
蠢之氓困於戈鋌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者蓋
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
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
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
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
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
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參於六經

表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切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
謨之篇包弓他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
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牛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
王道空自絕於聖治客待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
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粹而謝曰荒野
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無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
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
曰反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
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
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
貢語其鄰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

也何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已也子能為盜故亡物
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
且闔戶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
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
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已曰
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已曰智
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已曰敬未
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
盜日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
斯乎李子憮然為聞曰命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
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國朝

樵漁子對

劉基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悲
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
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
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
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
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
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虛傳巖無版築之老蟠溪起
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
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污卑翳奮山
澤沒齒何爲頽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單刺鑽膚如鏃
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鱣鱒瑣瑣雜
以蝦蚩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
之竈冷而無煙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

足徒懷釜而佩葢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
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谷
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爵羅不能加弓弩
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鮑魚蝦而
飫稻梁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
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
是以鸚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緣之能故能全其
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崖
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
深谷之頽肩憂讒畏譏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
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
寒飢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招時鑑是
豈野人之所願欲裁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

高而起日入而卧日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
俯石泉以瑩心奉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
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
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
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亨問齒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
豆揚卮載爵載囀齟齬輞較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
霧濛倏燦晝昏顛倒室廬眾賓愕眙惜不知其由有神羅
吞跼跳而前曰子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
拆矣予無所宅矣吁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
而鄭子代予為文浩浩湯湯噴雲波風予億弗能荅也
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

子是司子擇子居予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
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
敦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瘖鍵腐樞推
闔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
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
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蝮蝮蝮蝮赤首
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蟻蚊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
以釋我尤於是斧饋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蟻蚊人齒
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
家熊蟠豹眊梅酢姜辛青蚨味鹹桂蠹冰蛆蜜唧蜂蜚
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砭剥女膚知
女所在挑女剔女鉤女摘女蜀椒鶴虱浸漬攻刺索女
于室糜潰女質拔其枵殼投之瓦礫植以駝骨女悔曷

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啞腊肉弗嘗
白鹽赤米薤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予
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悵滯用礪析女家以離予之
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曉蚊
聞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嗷伊而言曰微生罔
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
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死且不
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驂盜駢之駟服翠黃
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
年歲而忘歸天下睚睚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
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
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民之庭矣是謂僨車
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

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
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
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螻蛄吟秋以為神龜外彊
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
聲律身度未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
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憤怵怵飄若浮煙言交于前
蹊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
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閉門而
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
身後以復醫說徒何為乎女華銜容藻裸以夸丹元冥
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
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齧塌圻
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也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

未嘗以之齊大肉截入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飴之以
古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我吾今遠慕造父
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
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
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爲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
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
皎然孤照眾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
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
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
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
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

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
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
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
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
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
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
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
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密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
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耳如辛亥歲
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
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二月己丑正月己酉金
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
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二度半

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待史具衾入舟而寢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八連珠目錄

晉

陸士衡計七首

宋

徐鼎臣二首

晏同叔一首

宋公序一首

劉貢父一首

國朝

宋濂五首

王子充計七首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八連珠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八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連珠類

晉

演連珠

陸士衡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宮恪居以赴
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
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立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幸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人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維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眄立園之幣洗涓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
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

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
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
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鳥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招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罄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蔽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玳瑁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僭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滌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閻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迹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音鼓密而含響郎笛踈而吐音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赫赫之烈是以問道存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虛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燄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槽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宋

演連珠

徐鼎臣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捨自殊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得來不易其貞弓矢載囊董澤不踰其利

又

晏同叔

時平德合秉均者續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勅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

居多其名益大

魏汾陽裴

又

宋公序

山有榿梓之初居小芰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廩驥驥之木掌廩者羸服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建乎物也無太者有華榿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亨無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又

劉貢父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國朝

演連珠

劉基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園木山不

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不取螬殘之木釣鯨鯢不適兩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城功為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鷓鴣為能混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鑑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澣物滄之以泥則不可澣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沕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罟網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樑枅枕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狸是故合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制禮因自然之序拓士用智利不息之貞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

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夕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嗤嗤

蓋聞物無專灵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處而鞿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蟬人之國若甕之鹵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憚虎而憚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媚嫉之人庸則十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

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煙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鑿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解腸不如無病決踏解腕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爲人之啓怨恩異路非怨無以爲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煦而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枯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

蓋聞太陽未升熿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梯裨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

鑄金忌其湧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局祚延于孫子興徭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聳壑之石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瘍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魴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蓋聞執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諠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爲牆不可止暴搏沙爲餅不可療飢故始
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
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
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驕駟以之運磨

不若蹇驢之能十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鉤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僞就真者盛之兆捨實

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妓淫巧先
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
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隕知進而不知止者雖

得必失是故附贏以升高而枯蠅蚘以任重而躓

蓋聞百塵之市不畜噬犬八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

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蟻之數神龍不棲蒿荻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

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于西

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爲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
爭是故坐舟視星當察其曷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半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
疑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
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
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鐘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污然後成其大君納眾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不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眾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家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徹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諂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

莽來革乘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啓隴廉之顏長劍拄頤不稱召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

徇功利者不虞諂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眾志之所誅妨於眾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墮穿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鷺之毛而指為鴉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怪掩耳之噪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所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渭濱星隕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長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賢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
佚而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無仕而
四方繹騷

蓋聞無輿馬者不恥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為
欲汨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
專內視則可以全厚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
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
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閎閱之子患
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

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處
已危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有鼎彘而棄釜鬻大祭不以有犧牲而
遺鸞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詐歷之言子房佐漢
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蠖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
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曷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鑿故陽有
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
成冰赤熒熒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所
成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
功盡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
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
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
綵為地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儒之舌可習而變矇眊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
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
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
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心無
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亶亶者不

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為利刃貫裸體不為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猶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
此困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
心省事括王所以清煩囂

演連珠

王子充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
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
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
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
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
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

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氈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于孫盡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仄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上者雖獨必慎御群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它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緇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狽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綱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使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

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大姒之德既盛漢室構亂

呂氏之行元汗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壞贍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恠支離察政理之斯斲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八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九露布目錄

唐

于公異 一篇

宋

潘仲旬等 一篇

曹國華等 一篇

王元之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九露布目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九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露布類

唐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正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治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

堦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
不烈自蔡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
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自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
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
物腥彼宮闈散作句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
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闔葺之質奠革桀驚將馴大和
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楔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鑿與
順動郊圻駐蹕而此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
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羿浞惡
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
秉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閒疊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

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
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
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涇以揚旆瞰苑囿而
下營土垠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
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
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
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
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
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
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
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

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滂布濩聲塞宇宙氣
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廩倉東繚垣摧以
成塵泚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
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狡
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
同飈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
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
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
麾而龜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
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
耀鼙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陪藉遂
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既

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
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
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
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
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
而河泄鼓擊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
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與
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
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
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
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
賈慎金右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
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

纒欲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
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
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
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
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侵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
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
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
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
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
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
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簾
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
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劓剝

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鑑睿慮旁施制兵要於爭先規
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
銷鋒鑄鎬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
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邠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
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
某官奉露布以聞

宋

嶺南道行營擒劉銀露布

潘仲旬等

名羨宣徽
北院使

武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
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
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
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

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特遠以偷安又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齧割剉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合

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王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

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錕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國華等

名彬拜相贈濟陽王

惠論武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傾者因緣畏

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聞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荆於長橋統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

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
寇肆兇徒則劫掠主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
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貌貅竟効其先登蟻蝨自悲於相
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
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
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
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
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
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水戢垂衣而
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送粟一人之睿略
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僚已下
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謌時樂聖慶快
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王元之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玁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運
絕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長風我國家乘
五用以舊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民喧桃李之
歌神武惟揚四海絕淮浦之盜建德尋膏於碣鑿世充
俄繫於梟囚武關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
杜伏威蜂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圓郎鼠竊山東連頸受
戮蕭銑之兵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於是悅隨
王業以之大定唯茲左袵滯我休戈頡利豺狼其心腥
膾異類信天地之偏氣為聲教之外臣前王忍含育之
恩歷代患羈縻之術和之則防如蛇豕違背歡盟攻之
則遁若犬羊疲勞師旅我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
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而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

往之儀持神鋒而方俟斬鯨豢良犬而未遑顧兔謀臣
爲之切齒壯士爲之衝冠天威又戰於雷霆醜類逾滋
於蜂蠆伏惟陛下經綸草昧掃蕩撓搶出震宮而日麗
九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長思渭水之侵繕
甲理兵特問鐵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搔動邊民稔惡
貫以旣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徂征授鉞仗義平戎執
乎彼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鞞動地三春被蟄震之
雷戈甲連雲千里散龍蛇之電指陰山而直入趨馬邑
以兼程康蘇密應變知幾先來頴附蕭皇后離邦去里
再見京師頡利有此敗亡方來朝謁竄中餓虎暫爲掉
尾之情韞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臣與副將張某等知
其猶豫恐恣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之計齋三
旬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

容掩耳斬俘馘於萬段虜羊犬以千群頡利生擒義城
斷首盡復恒安之地永清大漠之塵韋韞毳幕之人從
茲率服浴鐵絀金之士將見凱旋臣等職忝專行材非
善戰實賴自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遙荷皇威不辜閭
外之寄咸知睿筭自驅堂上之兵佇見興耒耜於沙場
戢干戈於武庫憧憧夷邸長傾奉日之心寂寂邊城永
罷防秋之役臣等無任樂聖戴天忭舞歡呼之至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九



